

YAN HUA
QI NÜ

梁红玉…… (001)

李师师…… (129)

柳如是…… (180)

李香君…… (249)

霍小玉…… (327)

红 线…… (402)

红 拂…… (436)

李 娃…… (467)



烟花奇女

薛虹/冯君实/编



Yan hua Qi nü

烟花奇女

薛虹 冯君实 编

责任编辑：宋一夫

封面设计：王 潇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5.5 印张 4 插页 375 千字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
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—10 260册 定价 6.90元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—80528—312—5/I·52

目 录

梁红玉.....	宋衍申 (1)
李师师.....	吕秉善 (129)
柳如是.....	东 升 (180)
李香君.....	孟宪启 赵 毅 (249)
霍小玉.....	李晶霞 (327)
红 线.....	阎海清 (402)
红 拂.....	王德忠 (436)
李 娃.....	程 戈 程 志 (467)

梁 红 玉

宋 衍 申

—

公元1126年（北宋钦宗靖康元年）夏历闰十一月，北宋京城汴京（今开封）被金兀术大兵攻破，宋徽宗赵佶，钦宗赵桓被掳北去，享有165年国运的北宋王朝，就这样失于金人之手。

社会动荡，天气也反常。这一年春天狂风漫天；夏天酷热非常，中原大地，旱、蝗迭生，百姓嗷嗷，饿殍遍地；一入冬，塞外寒流长驱直入，刚进十月，黄河沿岸便飘起了雪花，冷风嗖嗖，直刺骨髓。这样险恶的天气，不要说平民百姓冻饿难挨，就是那些达官贵人、巨商富豪也猝不及防。

连日来，汴京的天空阴霾乱滚，朔风怒号，雨雪交加，无论大街还是小巷，一片狼藉的泥水，行人走路，举步维艰。天气这样恶劣，使人有一种天柱将倾，人间将走向末日的预感。天将降祸于斯民了！不过，出于忌讳，无人愿把它从口中说出，只是憋在心里，默默叹息而已。

金兵临城几个月了，汴京百姓一日三惊，无论是为官的，还是经商的，都无心过日子了。这一天，从早到晚都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消息传来，人们坐在屋里、隔窗无心望着室外纷纷扬扬的雨雪。天一黑，便都早早安歇了。

到了半夜，雨雪停住了。忽然火炮天崩地裂般响起来，接着是绝命的喊叫，愤怒的呼骂，夹杂着战马的嘶鸣奔突，在那混乱声音中，人们听到了叽哩哇啦的呼唤应答之声。啊！金兵进城了！金兵进城了！！人们都预感到会有这一天，可是谁也没料到会来得如此之快。

那些京官、朝官早在金兵围城之前，就把家眷、财宝偷偷往城外运输了；只有那些小户人家，因不了解朝中实情才误听朝廷的宣传：大宋天下会万岁万万岁的。头几个月，当他们看到从有钱有势的黑门楼里急匆匆驶出的大车小辆，抱头鼠窜的样子，十分不解，还不免流露出鄙视的神情呢。

这些小户人家，有经商的，有卖力气的，有耍手艺的，有开小作坊的，他们的谋生行当尽管五花八门，可是缺少亡国的思想准备，则是共同的。上百年的安定生活，京城里通宵达旦的繁华景象，使他们对这种突然的翻天覆地的事变，丧失了警惕。

但是，当人们的惊魂稍定之后，马上横下了一条心。为了自家的生命和财产，为了自身的节操，对来犯者要拚个你死我活！也只有这些人，此时成了汴京城里的唯一的抵抗力量。他们顺手拿起了长矛、利剑、大斧、钢叉，就连婆娘、闺女也把菜刀、剪子、锥子攥到了手。

世代住在东角楼下，汴河岸边繁华闹市上的梁家，就是千万个京城小户人家的一家。

梁家一共三口：梁老汉，老伴张氏，还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名叫红玉。

梁老汉已过半百年纪，因从祖辈手中接过一手银匠活计，如今又开着“梁记银铺”，宫中御用银器，有时也来找他打造，所以老辈人都称他梁银匠，年轻人则多叫他梁师傅。这几年，他的生意兴旺，还收了几个后生为徒，其中一个叫小宝的徒弟，生得

五大三粗，浓眉大眼，心灵手巧，最称他心。

张氏原籍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，本来嫁给一个读书人为妻，后来读书人进京考中进士，另择高门，把她抛弃了。张氏一直不知真情，事情发生几年了，还被蒙在鼓里，得知确切消息后，她几乎要寻死上吊，是娘家哥哥再三劝说，又亲自领她经过长途跋涉，来到京城寻找那个背信弃义的丈夫。丈夫早已到地方任官，寻他不着，盘缠用尽，哥哥又染病而逝，剩下张氏，哭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语，只好沿街乞讨度日。这一天讨饭讨到了梁老汉的家门。那年，梁老汉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跟着父亲正学银匠手艺，梁老汉的父亲已是一大把年纪，正急着给儿子寻媳妇，奈何家境贫寒，托媒不着，心上焦灼。张氏这一年方二十有三，虽然衣衫褴褛，可是，掩不住江南秀女的容貌。梁老汉父亲见到这个讨饭的年轻媳妇，听了她的身世，半是怜悯，半是喜爱，便把张氏收下了。不久，也就做了梁老汉的妻子。

张氏到了梁家，每天只是在后屋烧水做饭，伺候公公、丈夫；公公死后，丈夫生意兴隆，雇了伙计，她又伺候丈夫和伙计，铺面上的事，用不着她去操心。这种生活，她倒是心满意足的。

转年，即公元1111年（徽宗赵佶即位于此年），张氏十月怀胎，生下一女，就是红玉。

据说，梁红玉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清晨日出，朝阳透过窗棂，直射进来，满屋彤红一片，因而起名红玉。

又说，梁红玉第一眼看到人世间时，哭得特别响亮，有如战场上厮杀，邻家都被惊动了，接生婆子说道：“这妞儿，说不准是花木兰转世啦。”

金兵破汴京这年，梁红玉长到一十五岁，是街前街后出挑的俊姑娘。杨柳细腰，亭亭玉立，脸蛋粉白，象是涂着一层永远抹

不掉的胭脂，丹唇轻启，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银牙，柳眉微挑，缀着一双晶莹跳动的丹凤眼。更诱人的是她那一腔天生的歌喉和十只如葱白般的指头，她只是听了几次东角楼旁瓦子里卖唱艺人的演出，回到家中操起琵琶，就能自然而然拨动琴弦自弹自唱了。梁红玉的容貌和歌声常常惹得街前街后成群结队的后生们抓耳挠腮，围前围后。

“梁银匠家有一个俊巧的姑娘”，消息不翼而飞，传进教坊。教坊的领班几次买通人贩子登门欲看个究竟，只因梁老汉早有预防，推说“小女生病，暗哑已久”才把事情挡得过了。

此时的梁红玉早已懂了男女之间的事，她和徒弟小宝常常眉来眼去，脉脉含情，终至形影难离，昼思夜想了。梁老汉和张氏也看出来了，当然满意这一对姻缘，暗中做些积蓄，打算过个一年半载，与他们成亲。

小宝聪明伶俐，学啥，一学就会。除了银匠手艺好，还有一桩爱好，就是少林武功。每天早晚，风雨不误练习不辍，那功夫让他练得越发熟了，刀枪剑戟到了他的手里，就象他做银匠活计一般，耍得花样翻新，人人喝采。每逢此时，梁红玉都要前来欣赏助威。

梁红玉也是天生的心灵，在一旁瞧着，也不停地模仿比划，一来二去，竟也学会了几招。小宝看梁红玉这般灵巧，就过来手把手地教她，梁红玉不免与小宝相互磋磨，评论高低。那少林武功，让他二人越练越精了。街坊邻里，看着这天生的一对儿，都啧啧赞赏，梁老汉和张氏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

二

且说金兵进城这天夜间，梁家三口和小宝等几个徒弟，忽听街上一片叽哩哇啦之声，都从睡梦中惊醒了。

隔窗一瞧，一队穿着皮衣，戴着毡帽，骑着大马，挽弓提刀的金兵正从东角楼那边奔来，进了邻家杀人抢东西。

梁老汉和小宝等几个徒弟，知道厄运难逃，操起几件应手的家什，躲到紧闭的铺门两侧。

眼见两个金兵挺着长矛过来了，“嗷、嗷”叫了几声，便破门而入，两个不知死的金兵没有想到门后早已做好准备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就被梁老汉和他的徒弟们砍杀个血肉模糊。其中一个金兵没有立即倒下，带着一身脏血回身便逃，朝街上大队金兵“哇啦”了两句，便一头栽到“梁记银铺”台阶之下。

大队金兵见状，忽哨一声，涌了过来，怪声怪气地对着倒地的金兵乱叫，接着便往屋里直冲过来。前头几个金兵自然又吃了亏，有的脑壳开瓢、有的断了胳膊，吓得其余金兵不敢向前。

梁老汉也右手负伤，趁金兵败下的空隙，小宝赶紧过来包扎，正在此时，一个金兵把长矛戳进屋来，扎进梁老汉的胸膛。梁老汉骂了声“狗娘养的”，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地上，气断身亡了。

小宝和几个师兄弟被激怒了，不顾一切冲出铺门。小宝举起平日练武的大刀，手起刀落，把杀害师父的那个金兵的头颅砍下来，然后冲向大队金兵，横杀竖砍，又砍杀了几个金兵。好虎敌不过群狼，几个师兄弟在混战中先后身亡，只有小宝一人不顾一切砍杀，他把平日的少林功夫全都用上了。

门里门外的惨剧，早已惊醒了后屋的张氏和梁红玉。娘俩从后屋奔到前屋，看到梁老汉倒在血泊之中，几个徒弟死于金兵刀枪之下，张氏一下昏过去了，半晌方才苏醒过来，梁红玉欲哭无泪，凤眼圆睁，俯身拾起梁老汉手中的大刀，一个箭步飞出铺门，来到街心为小宝助战。

小宝见梁红玉出来参战，急了，喊道：“玉妹，你回屋去！”

梁红玉完全不听小宝的阻止，只是挺刀向前，那刀片在她手中滴溜溜地飞来转去，竟把前头几个金兵惊呆了，待金兵定睛看去，见是一个红装少女，又“忽”地一声围拢过来，叽哩哇啦乱嚷乱叫，似乎要吃了梁红玉。

小宝一见金兵都奔向梁红玉去，赶紧转身杀来解救。两个金兵又被他杀倒。小宝趁势一把扯起梁红玉说声：“退！”便往铺子里退。正在退时，远处一个金兵，瞅得仔细，一箭射来，正中小宝后心窝，小宝晃了两晃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倒在铺门的台阶上。

梁红玉猛地回身，见小宝中箭倒地，撕心裂肺一声：“小宝哥——”那泪水象伏天的阵雨一般，“哗”地一下流满了那桃红的双颊。她转身回来，去拔小宝身上的箭头，小宝结结巴巴地制止道：“不要管我，你和师母快快跑吧，出城向南逃命去吧。”

梁红玉哭叫道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
小宝急了，瞪着眼珠道：“我不行了，你们……”话犹未尽，歪歪斜斜地倒下了。

梁红玉抢上前去，顺手把那箭头狠劲拔下，没想到箭头一拔，创伤之处汨汨地流出了大股鲜血，小宝的呼吸顿时微弱起来。

梁红玉把小宝搂到怀里，把自己的脸贴到小宝那渐渐凉去的脸上。她头一次这样地贴到小宝的脸上，也是最后一次这样地贴到自己心爱的人脸上。

小宝使劲睁开眼皮，伸手欲抚摸梁红玉美丽的脸蛋，这是他想过多少次的事，最后他的手终于没有摸到，松软软地放下去了，合上那永不能再睁开的大眼睛。

梁红玉把小宝越抱越紧，摇晃着小宝的头，哭的死去活来。

张氏这时已从昏迷中醒来，有气无力地喃呢道：“红玉，我的

儿，小宝，我的儿，他爹……”踉踉跄跄地往起站着，她以为梁红玉也不在人世了，便要撞墙寻死。

梁红玉一抬眼见了，这才松开小宝，赶紧跨进铺内，一把拦住张氏道：“娘，你不要寻短见。”

张氏道：“你还活着？”

梁红玉道：“娘，我在呢。”

方才那队金兵让小宝杀死了几个，其余吓得跑到老远处，只是射箭，不敢靠前，梁红玉的身上也着了一箭，只因是强弓之末，未射到肉体。

金兵心虚，害怕台阶上的小宝会“忽”地起身杀来，半晌不敢过来，看看这边已无动静，才走上来。其中一个头目“哇啦”了几声，一个金兵点着松明子，走到铺门口，扔进了屋，刹时间，屋里浓烟滚滚，火舌漫延……

也多亏了这一把火，梁红玉趁机搀起母亲，走到后屋，拎起早打点好了的一包金银首饰，喊了一声：“爹，小宝哥，我们走了。”从后门逃命去了。

金兵初入汴京，大队兵马都冲向龙廷和官府，还未来得及散向夹巷小街，梁红玉扶持母亲从后门逃出，凭着对街路熟悉，躲着金兵，从火炮轰塌的南城墙爬出去，逃到了城外。

那城墙两侧横躺竖卧着阵亡了的金兵和宋兵的尸体，梁红玉此时顾不得害怕，只是寻着僻静的小路跌跌撞撞地奔跑，渐渐张氏无力行走了，梁红玉搀着她，毫无目标地在大平原上走着、走着……

三

公元1127年5月，康王赵构在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即位，改元建炎，是为高宗。十月，南迁扬州，转年二月，又渡过长江，

辗转将都城定于杭州，改名临安。

亡国之民，听说赵构即位，携妻挈子，络绎而奔，先是奔波于通往应天府的路上，继之奔波于通往扬州的路上，后来又奔波于通往临安的路上。整日整夜的奔波，大队大队的流亡。人们再也不分尊卑贵贱，都掺掺合合地混在一起，向南，向南，何处是归宿，何处是家乡？有多少人饥寒交迫，倒毙到大路旁；有多少人卖儿鬻女，求得一线生存。

不知是在何时何地，梁红玉母女也加进了这无穷无尽的流亡行列之中。

眼前的大路，傍运河伸向长江之边。张氏依稀记得18年前，由京口进京走过这条路，那时的心情是渺茫的，此时的心情也是渺茫的。京口虽然是她的故乡，但是已无亲故，只有那金山之上的金山寺铭刻在她心中，那金山寺里有一个明心和尚，远近闻名，她是看过的，所以一路上张氏也只是讲着这一点点印象。

梁红玉搀扶着母亲，走走停停，经过了整整一年的流亡，在烟花三月，才到了扬州地面。扬州与京口只是一江之隔，张氏似乎寻到了归宿，愁眉微展，困倦的脸上掠过一丝希望之光。母女俩数数包裹中的金银首饰，所剩无多，进了城里也只好同那些流民一样露宿街头。

流亡之民本是投皇上而来，可是几天前皇上已过江而去，又盛传金国大将兀术的马队正从北方压了过来，就连扬州城里的百姓都在过江逃亡，流民们自然也不能留在这里。江船有限，渡江之人无限，都要争着早早过去，船钱暴涨，要想上船渡江，非要经过一番人仰马翻的拥挤不可。

张氏身体越发不好，梁红玉不敢领母亲去挤船，连日来只是望江兴叹。她们就露宿江崖之下，幻想能有一只神船飞来。再数数银两，更让人焦急，如果再等个三五天，连饭也吃不得了，娘

俩不禁相对歔歔，泪如雨下。唉叹命苦。

好人遭殃，坏人作祟。在那混乱的日子，人贩子，打劫的，杀人越货的，比比皆是。心地善良的梁红玉母女对此并无警惕。

一天清晨，梁红玉用碎银子换了一点干粮回来，看到一个汉子正与母亲搭话，看来已谈了多时，张氏见梁红玉回来，道：

“红玉，这位大哥说沿江下流，时有渔船，只要好言好语与他说说了，再多多送些银两，不用拥挤，可渡过去呢。”

梁红玉看那汉子不用好眼盯她，便道：“谁知会真遇到好心人不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如今是逃命要紧，听说金兀术的探子已到城外了，再不想法，只恐你母女俩要做番人的刀下鬼了。”

一说这形势，张氏不禁又焦急起来，便乞求道：“这位哥哥，看来你对这地面熟知，待你寻得渡江之船也不要忘记俺娘俩。我有银两与你的。”

那汉子也显得忧愁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我到下游去走走，碰碰运气，我也急着过江去呢。”

汉子去了半个时辰，急急地回转来道：“这位大嫂，咱们有救了，果然有一条渔船，我出了个大价，船家愿渡我们过江，快、快……”

梁红玉心下诧异，可是银子要用光了，母亲再也挨不住了，也只好讨这一线希望，便扶起母亲跟那汉子去了。

来到一个江湾处，一叶扁舟从芦苇中摆出，船家是一个壮年汉子，恶眉贼眼，梁红玉看那样子心里又犹豫起来。转眼见乌篷里端坐一个尼姑打扮的女人，声称是去金山寺的，搭船过江。张氏和梁红玉一听“金山寺”三字，都觉得亲近，再说还是一个佛家，便不怀疑，相随上了船。

那汉子最后跳上船，对着船家道：“开船吧，到了对岸给船钱就是了。”

船家也不说话，调转船头，把蒿往水中使劲支了两下，船便驶入江中了。

梁红玉安顿母亲在乌篷中坐了，生怕碍着女菩萨，小心地陪着不是，道：“这位菩萨，我们是从京城逃难出来的，这是俺娘，有病在身，打扰您了。”

那女尼头也不抬，眼也不睁，双手合拢，不动声色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佛家以普渡众生为务，既是难民又有何说，快快坐吧。”

张氏坐定，与那女尼套亲近，把自己本是京口人，后来到了汴京以及金兵入城后，丈夫、徒弟命染黄泉，母女逃命出来的种种苦楚都说与那女尼听，然后又问明心和尚，女尼一边有心无心地听着，时时睁开眼睛盯着梁红玉，那是一双蛤蟆眼，每一睁开，梁红玉都觉得十分刺眼，便转过身去，向外去瞧江水。

约摸行了半个时辰，梁红玉看到南岸的一个塔寺，忙唤母亲从船篷里出来，母亲道：“那就是金山寺了。”母女俩不免高兴起来。

那个船家好不高兴，斥道：“做什么耍？莫要把船踩翻，快进舱里去！”

张氏同梁红玉只好听人训斥，乖乖钻进舱中，不敢再有冒犯。

又过了半个时辰，按说船该靠岸了，可是从乌篷的窗口望去，金山寺非但未近，却越来越远了。梁红玉觉得奇怪。说话间，一个遮天盖地的芦苇荡出现了，那船家同那汉子一人撑蒿，一人摇橹，使劲摇了几摇，船便进入芦苇中了。

梁红玉这时如梦初醒，料到是被歹人骗了，便钻出乌篷，问

道：“船家，这是往何处去！”

那汉子听罢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小姐儿，我自有去处送你的。”

梁红玉怒道：“原来你等是一伙强盗！”说着飞起一脚，正踢那汉子的下部，那汉子想不到眼前的女子有这一手，没作防备，疼得立即用手捂着，在船板上滚起来，梁红玉就势又是一脚，把那汉子“扑通”一声踢进江去。

那船家见此情形，撂下手中的橹，跨进船舱里翻出一把长刀，挺身来战梁红玉，张氏见了，一把抱住船家的腿，那船家恶狠狠地回手一刀，把张氏的肚皮砍开，那女尼跳起来把张氏捺倒，梁红玉“娘——”地喊了一声，过来救母亲，竟被船家下了一个暗绊，“扑登”一声绊倒。女尼和那船家一齐压到梁红玉身上，用早就备好的一条麻绳，把梁红玉三缠五绕地捆绑起来。

梁红玉破口大声叫骂：“强盗！强盗！”以期有人听见，过来相救。

那女尼顺手扯过一块脏布将梁红玉的嘴堵住。

这时，张氏已经断气，那个船家恶声恶气地骂了一句，扯过张氏甩进江中，梁红玉眼睁睁看到母亲的尸体随着急流出没没地浮出了芦苇荡，到了江心。她挣扎，可是挣不动；叫骂，骂不出，任凭有十八般武艺，只是无法施展。

女尼又扯过一条大棉被把梁红玉包了，严严实实。

梁红玉再也看不到什么了。凭感觉，她知道船又驶动了，听那船家与那女尼道：“这个小妞儿，姿色倒好，只是身上有些功夫，怕老鸨不敢要她。”

女尼道：“用绳捆着，谁知她会武不会，将那老鸨瞞过就是了。”

那船家与那女尼又叽叽呱呱说了许多。梁红玉才知被踢下水

的汉子和船家原是兄弟两人，女尼是那被梁红玉踢进江去的汉子的妻子，三人专在江两岸做这种人口生意。那女尼并无多少悲伤语言，反与那船家调笑起来。

大约天黑下来了，船又驶动，好一会儿，靠了岸，梁红玉被棉被裹着，由岸上下来的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轿里，轿子忽忽悠悠走了有一个时辰，又被七手八脚地抬下轿，进了一处院落，又上了一道楼梯，才被扔进一个喷着香气的床上。

四

梁红玉被扔到床上，有人把那棉被打开，又把堵嘴的破布扯掉，把身上的麻绳解开。可是她此时完全没了力气，没了知觉，仍是不会动弹。

好一会儿，她才把反背的双手抽动过来，眼睛慢慢睁开。只听到附近有人道：“缓过来了，没事了。”梁红玉首先看到地下有一张八仙桌，桌上插着半截红蜡烛，抖抖索索发着昏黄的光，那光亮刺得梁红玉不敢去再看，她不自禁用手揉揉双眼，转过身来，才发现那个船家和女尼早不见了，地上站着一个四十开外的婆子，那婆子穿着绿袄红裤，好不妖艳；婆子身边站着一个十分丑陋的丫头，约有二十多岁。

那婆子见梁红玉苏醒过来，笑容满面地凑上前来，道：“玉姑娘，你受委屈了。莫害怕，到了我家，往后保你享福，吃香的喝辣的……”

未等婆子说完，梁红玉支支巴巴从床上起来，愤怒地指斥那婆子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这是何处？”

婆子嘻嘻地笑。

那个丑丫头道：“这是苗妈妈，我们都这般叫的。”

梁红玉指着苗氏道：“船上的贼人哪里去了？你们这些男盗

女娼！”

苗氏又笑了一阵，道：“什么贼人不贼人，盗不盗，娼不娼的？都是我的伙计们一手钱一手货买的，如今你到了我家，也就是我家的姑娘了，休再胡思乱想。人生一世，图希个啥？往后你就过那三宫六院的日子啦。这不，丫鬟也给你备下了……”指指身旁的丫头“她叫赛多娇，往后听你的支使。赛多娇，快给姑娘行礼。”

赛多娇走向前来，深深作了一揖，道：“还望玉姑娘包涵则个。”

苗氏又指着赛多娇道：“还站着发呆，快去给玉姑娘打水来，洗头洗脸，再传厨房，鸡鱼侍候。”

梁红玉完全明白了这是什么场所，不禁怒气冲天，“忽”地一声跳下了床，道：“我不用你家的水，不吃你家的饭，赶快放我走！”说着就往外冲。

苗氏用她肥胖的身躯，往门口一横，企图拦住，哪里知道梁红玉身上的功夫。只见梁红玉用手一拨，苗氏便打了一个趔趄，再一推，踉踉跄跄，跌出了门，到了走廊，若不是栏杆阻挡，一定会摔到楼下去。

梁红玉夺门而出，沿着走廊，跑向楼梯。

赛多娇赶忙去扶苗氏，苗氏把气全撒到赛多娇身上，“拍拍”两个嘴巴，道：“快叫人，把大门闭上，莫让这骚货逃了。”

赛多娇向楼下的院子总管黄大茶壶喊：“黄大，妈妈让把大门闭上，莫让她跑了。”

苗氏此时也站起来，拖着肥胖的身体，沿着走廊、楼梯扭扭摆摆出尽丑态，边跑边喊：“把大门锁上，抓住这个骚货——”

听到这一顿发喊，黄大茶壶把院门关了，几个打手从耳房出来，堵住了楼梯。

梁红玉在走廊上顺手拾得一根木棒，从楼梯上下来，如虎下山一般，把迎面的一个打手只一棒，便打翻了，“骨碌碌”滚下楼梯。吓得另外几个打手赶紧闪开，梁红玉就势从两个打手中间冲过去，越过天井，直冲院门而去。此时的院门已被黄大茶壶上了锁，自然冲不出去，几个打手在黄大茶壶督促之下，又上来抓梁红玉，梁红玉拿着木棒左劈右砍，竟把几个打手打得兀自瞪眼，不敢上前。这几个打手给苗氏当了几年差，烈性女子也碰到几个，可是尚未碰到这等武艺在身的女子。

苗氏疯一般上来，指着几个打手鼻尖骂道：“娘那个屁的，都是废物，这么多汉子，怕她一个女流？上上。”

黄大茶壶也在后边扎呼着：“抓，抓，抓住她。”

几个打手又向梁红玉冲来，形成一个包围圈，渐渐缩小。

再说梁红玉此时身体已十分衰弱，方才也是仗着愤怒，一股劲头上身，冲了这一阵，这时身上力气也使尽了，渐渐支撑不住，倒在地下，终于被几个打手擒了。

苗氏见擒住了梁红玉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若是别的女子，苗氏非得来个厉害，给一顿下马威不可。可是对梁红玉她改变了办法，她要以柔克刚。于是笑嘻嘻地前来，道：“玉姑娘啊，妈妈知你心里难过，一时性起。哪个姑娘刚到这儿不都这般闹上一闹，那是姑娘们不知我这儿的福气，过几日你看看我这里，怕是让你走，也不愿走了。”

梁红玉一听苗氏大言不惭自称“妈妈”心里就更加气愤，她忍不住了，向着苗氏的老脸唾了一口，道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，谁跟你叫妈妈！”

苗氏抹了一下脸，双手往腰一岔，道：“你倒英雄！到了我这门，就得吃我这碗饭，你纵有上天下地的本事，也得给我接客！”说完把屁股一扭，转身就走，她完全忘记了方才楼上那一